

# 感懷徐悲鴻老師

吳承硯

## 相馬應自伯樂起

### 畫馬畫至悲鴻止

不久前看到易君左先生題畫云：「相馬應自伯樂起，畫馬畫至悲鴻止」，想到徐悲鴻師畫馬，實在不愧擔當君左先生的豪語。從古至今，畫馬的名家不知凡幾，但能真正從觀馬、寫馬到能將馬的實體與精神寫得透徹的，尤其是以奔放的水墨畫法畫出，實在無人能與悲鴻師相匹。

畫馬是悲鴻師最具盛名的，他其它的畫，如人物、山水無不精美，悲鴻師對畫畫的修養，是真正做到眼到、心到、手到，並且仔細分析推敲，無一筆不合乎解剖學，也無不合邏輯之處，簡捷有力，恰到好處。看他的馬令人玩味無窮，畫出馬的精神及習性以及馬之美，無出其右；至今多少人仿其畫，只能畫到它的皮毛，比例及肌肉骨骼都難免有瑕疵。而悲鴻師以力敵萬鈞的筆力，渾然天成似的畫出奔馬、立馬，或靜止飲水食草或長嘶昂首的百態，全馬在胸，筆墨雄奇，輪廓準確，所以能造化在手，妙趣橫生。記得林語堂曾讚過「悲鴻畫馬有骨有肉」，真正懂得的人，無不能知悲鴻師畫馬之偉大。

悲鴻師自幼有良好的繪畫素養，加上他後來

有最好的機會到法國深造，將西洋畫的技巧，作了透徹的研修，向來後將之融會到中國畫之中，貫通古今，他是將我國畫藝從清朝數百年文人畫的衰敗中，脫穎而出的大功臣。

悲鴻師生於李鴻章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的那年（一八九五），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逝世，在世僅有五十八歲，與齊白石的九十多歲及張大千的八十三歲，都差得太多了；如能多活數十年，又不知會有多少好的作品傳世。據說民國初年他在上海，是個二十來歲的窮青年，為人家畫過插圖，慢慢也被人家知道他畫畫的天份與努力，不久應上海猶太商人哈同之邀，為他畫倉頡像，更得到哈同夫人羅迦陵的賞識，住進愛麗園。這時有錢可以不愁衣食的畫畫，又飽覽中外古今的圖書，對於繪畫、金石、古玩、碑帖、雕刻都有了進一步的認識。完成了八幅倉頡像之後，羅迦陵要幫助他去法國深造。

蔣碧微女士這時不顧一切的與他結為夫婦，但歐戰尚未平息，他就先去了日本，翌年返國任教於北大。民國八年再公費留學法國，入巴黎美術學校，十一年參加法國國家美展，獲得好評。二年後有佳作四幅入選沙龍，引起世界美術界的青睞。留歐期間，曾暢遊比、德、義、瑞等國，又

飽覽文藝復興後之名畫，時有精心佳構之創作。在法期間，北洋政府的官費時斷時續，歐洲又因戰後經濟蕭條，因之他在歐時常三餐不繼，聽說曾餓倒在畫架之前。我見過一張答謝壽康先生給他們夫婦的明信片上說：「領事很可愛，今早送來五斤米。」可足為證。

他並不想久留國外，不會像時下一些留學生，忘了民族自尊，只想追求新銳及最尖端的藝術發展，企圖躋身於西方繪畫市場。他心中念着自己國家在貧窮、內戰、外侮之中，只想能學成歸國解救國家。這也是當時一般留學生的心態，並且深惡中國繪畫在「案頭摹仿，不見一切」，因之他要從「真實景物」中去取材。他選擇了寫實主義，注重解剖學、透視學。這種奠基於文藝復興科學的畫法，正好可用來豐富傳統的中國畫，因之他在二十世紀初期我國劃時代的繪畫運動中，成為最具改革性的代表人物。

## 運用優秀新技法

### 繪出中國人的畫

他在民國十六年經新加坡回國。十四年時因在巴黎無以為生，受新加坡黃曼士、黃孟圭昆仲之邀，在黃府逗留大半年，抗戰初期又在星居

留，因之他有無數作品留在星洲。他不是個滿足於富商大賈購買他的作品畫家，他是個誠實、勤奮的人，像基督徒敬拜上帝似的忠於繪畫。因之他一直孜孜不倦地畫許多有意義的作品，如「蔡公時被難圖」、「田橫五百士」、「後我后」、「愚公移山」等；他的寫實油畫，在題材、構圖、人物造型、色彩及透視上都包含了傳統中國畫的範圍與表達。他不用摹仿西化的方式去畫，而是用了中國人特有的精神面貌，並採用新而優秀的技法來畫真正中國人的畫。

許多近代的年輕人，誤會了悲鴻師反對「形式主義」的繪畫，他並不是不懂，他只是怕我們畫畫的人變成西方繪畫的延續。他反對我們看梵谷的畫，只因爲怕我們學了之後會鑽進牛角尖，一輩子也轉不出他畫畫的圈子；但他不反對看魯本斯等的畫。在國內我們平時只見過一些印刷品，我們也一向不以爲然；但在歷史博物館看到了大張的作品後，我們就改變了原來的錯覺，學會了欣賞它。例如那年我與內人淑子，去西班牙巴塞隆納，看了畢加索美術館中他一生全部的作品之後，不再奇怪他畫不停的在變，他不過是在嚐試一些新鮮玩意兒來好玩好玩罷了。看到他早年對畫畫下的紮實功夫，令人佩服，這也是現代年輕人常深入探討的。記得當年悲鴻師也反對習顏字，這並不代表他不知顏字之可貴；他覺得學了之後，很難脫離他的範疇，不如改習其他人的字，就不會終生局限於一隅。這些事悲鴻師都會嚴厲的指責我們，不能親沐他關愛的人，是很難真正體會出悲鴻師的愛心，在他的「中國畫

的改良論」中說：

「宜摒棄抄襲古人之惡習，一一披現世已發明之術，以規模真景物。」

這些話，對於悲鴻師有認識的人都會贊同，並且曾有人著書立說，強調悲鴻師的見地高明，並且還提到悲鴻師的一本由師母蔣碧微收藏的筆記中說：（以下因後來師母與悲鴻師正式化離，故改稱蔣女士）

「真感者，乃一切藝術之淵源也。圖案美術雖重陳規，但以機理變易各個物體之原有狀貌組織而已，使其入無真感，觀察膚淺，無從窺見造物之機。」

由上言觀之，後來一些不寫實的畫，太像圖案，重裝飾性，缺少「真感」與「觀察」，所以他主張一切繪畫都要建立在寫實的基礎上。這是一般人認爲他孤陋寡聞的地方，沒想到一味的崇尚西洋的一些流派，不知在超寫實與觀念藝術之後，又要步什麼流派的後塵。這些無根的藝術，在國外也不能久存，由國人仿效後也是一樣。似乎人人都怕被說成保守無知，只有很少的人敢反對當前的新潮流，更不敢佩服悲鴻師在中國繪畫上堅定不移的忠於繪畫的立場。但這樣說法的人畢竟太少了。

悲鴻師只喜歡忠於繪畫及努力的人，否則他都看不起，這是出言偏激的地方，因之引起現代畫畫的一些人對他不滿，認爲他膚淺。這實在是太不應該了，更不應該說他的油畫不如某某西方名畫家，只因我們是中國人，我們流的是炎黃子孫的血，用筷子而不用刀叉，呼吸的是我們中國

文化，用西方的畫法來改正我們只重臨摹的缺失是可以的，但我們絕不會畫出西方思想的畫，更不會合西方的潮流。

有位洋人問過林語堂先生：「研習中國畫要多久？」他的回答是「五千年」。試問現今的畫壇上，自己的作品中到底有多少「中國」？我所謂的「中國」不是指在畫上貼了一點紙，畫上八卦，再加太極圖。因爲這些並不能使全世界的人對我國文化有所認知；只有我們自己才知道這畫裡摻了一點膚淺的中國皮毛。我不知這樣的話能否爲我們的畫家們認同？

悲鴻師說：「古法佳者守之，垂絕者繼之，不佳者改之，未足者增之。」

又說：「西方繪畫可采者融之。」

批評他畫的人說，他的畫只是東西方的混血兒。是應該的麼？他循循善誘，苦心孤詣的教導學生，爲的是什麼？不過是發揚他的雄心。他用福建省教育廳給他的畫酬，送呂斯百老師去法國留學，斯百師是我們唸書時的系主任，他的畫無一筆不美，令人讚嘆。記得秦宣夫老師就說過：「我畫畫好苦，但呂先生順手一揮，畫出來什麼都有了。」

悲鴻師是伯樂，他能知呂先生的天份，但悲鴻師不是獨愛呂先生一人。吳作人老師、費成武老師、張倩英先生等等，那一位不是悲鴻師愛之而培養出來的人才？記得我們做學生時，悲鴻師時常拿來罵我們的話：

「你們誰能與孫多慈比，她從前做學生時多麼用功，那像你們這樣？」

那時我們只知道老師口中的孫多慈教授，也不確知她到底如何？反正挨罵滋味並不好受，他要用孫多慈來鼓勵我們用功是真的，如果當年蔣碧微不阻擋的話，孫多慈也會和呂斯百先生、吳作人先生一樣去留學，或許孫多慈的一生都要改寫了。二十多年前我們在南部鄉下時，某雜誌刊出了「悲鴻與我」及「道藩與我」兩文。前者我是看了，裡面還提到先父，後者只看了一半，就看不下去了。我想如今他們都已歸道山，如果世間真有陽世與陰間，他們同在閻羅殿上，閻王會問個水落石出，到底誰虧欠了誰？悲鴻師是早就走了，書出之後孫多慈、張道藩都相繼謝世，最後蔣碧微也走了。當時我猜想是否蔣碧微生活無着，靠稿費來維持生活；但後來別人告訴我們，她的稿費全部給了代筆的人，並為某雜誌賺了一大筆。這麼說來，蔣碧微這本書帶給人間的不是「愛」，反而傷害了一些善良的人們，似乎不值得。並且由此書引發了許多對悲鴻師為人的誤解，其他我也不願多說了。

先父學的雖是體育，在四十五歲之後，沉迷於繪畫。在沙坪壩時，幾乎沒幾天就去盤溪看悲鴻師畫畫，他們的往還是真摯的。悲鴻師與他聊天時，常感嘆一些感情上的創傷，先父回家來就與我們談，十分同情他不幸的婚姻。因之，我們知道的比別人多一些。悲鴻師一直沒有一個安定的家，這也是他身體不好，英年早逝的主因。他也如張大千先生一樣，愛吃美味的東西，而先母燒菜是有名的好，悲鴻師常來嚐先母的手藝，還有黃君璧師、張書旂師也都是我家經常的座上客

，他們吃多了，不好意思抹抹嘴就走，就拿先父的畫具來合作一番。

### 偏愛畫的好學生

#### 掛畫釘釘也讚美

學長中有二位奇怪的人，一是宗其香，他是國畫組的學生，經常在人體教室中畫寫生人體；另一位是與他同班的蘇葆楨，他是西畫組的，一直師事張書旂師畫花鳥。二位學長都是在學生時代就畫得很好了，因此，悲鴻師愛宗其香愛得真使我們受不了。舉一個例來說，有一天悲鴻師要掛畫，叫他在牆上釘一個釘子，他正在敲打時，悲鴻師說：

「你們誰能釘釘子釘得像他這麼好？」

宗其香畫畫得好是我們公認的，但釘一個釘子都會比我們好，這能使我們心服嗎？但悲鴻師就是這麼偏心的。他愛的學生，畢業後就留在系裡做助教，這助教只畫畫與研究理論，而系裡的雜務另請一位事務員一手包辦，因之助教任期滿了時升為講師，就有足夠的能力勝任。而其他的人才就收在他手創的中國美術學院，整天只是畫畫及研究，每年夏天去青城及峨嵋，又涼快又有美景可作畫，真羨煞我們這些做學生的了。記得中國美術學院的經費是朱家驊先生用庚子賠款來維持的。

### 繪畫材料多克難

#### 嚴師手下出高徒

悲鴻師從印度回來之後，最使他難受的是見

我們只用嘉樂紙畫素描，而嘉樂紙比牛皮紙的顏色還深，木炭條都是我們自己劈柳枝悶燒成的，也能燒出有金屬聲的上品炭條來。畫水彩沒有適合的紙，他請在紙廠中的朋友做一種叫中原紙的紙來代替，紙面白而較粗，可適合水彩畫。他找美華油漆廠為我們做了白、土黃、土紅及藍色的油畫顏料代用品，我們的畫布是用麵粉袋繃上木框，塗上牛皮膠打底，然後刷上熟桐油拌錳氧粉，也曾去過勵志社分購，但要手頭上錢寬才行。僅僅四種顏色，顏色又不鮮明，勉強用它來畫人體；外國貨顏料是無法購得，就是能買到也是貴得嚇人，幾乎用一個月薪金的三分之二才能買一瓶大白粉。如果有機會買到時，我們也會捨得節衣縮食去買的，悲鴻師解決我們的問題，相信當時藝專同學，以及在四川各處學畫的學生，也都受過悲鴻師的恩惠的。

有一次悲鴻師去青海歸來，帶回好大的青海鹹魚干，我記得是由蘇葆楨帶領一些同學掌廚，我們師生連同畢業的校友們在人體教室筵開十多席，主菜即是鹹魚燒肉。在臺灣長大的人不會知道，在四川抗戰八年中，我們能嚐到魚味有幾次是數得出來的，我們的盡興享受雖已過了四十年，但頰齒留香，永難忘記。

悲鴻師對我們愛護有加，幾乎天天都過江來看我們。我們見到他時雖高興，但也常常會挨罵，因為我們的老師多半是他的學生，何況我們這些？他為我們開「構圖」課，一一指點我們在構圖上應如何着手，每次下課前都出一個題目，即是下一週的作業，每人都得畫好給他看，誰都

不會錯過這好機會多學些。他常說你們因顏料得來困難，反而多畫了素描，未嘗不是好事。當時每班人數都少極了，因之三、四年級時的人體課都是二班合上，也不過十來個人。模特兒有男有女，都是專任，男的還有老的與少的，每次上課時三人待命，由老師選一人，餘二人再等下週的來臨。上課時二位老師輪流來教我們，有時悲鴻師也會進教室來，總是罵得多稱讚得少；但在嚴師之下，大家都盡力去畫好，四年級時才敢用油彩來畫。那時我們既不會跳舞也沒有電影看，更沒有郊遊之風，好像都是傻裡傻氣的土包子，除了上課就祇是畫畫。因為自修室中每人都擁有一張大桌子，高班的在裡面，低班的靠門口，晚上輪流由同學擺模特兒畫速寫。那時高班同學們權充老師，一派老師的口吻，指導我們這些學弟學妹。我們都像兄弟姊妹似的，崇拜着那些高班的同學，乖乖的聽他們的教導。這些情景記憶猶新，我們當時也得益不少；只因那時學畫的人名利心較輕，唯一目標就是想在苦難的環境中能畫出一點較好的畫。像這樣的課外作業有時老師們也會來參與，和和樂樂，只因我們都是悲鴻師的學生。

### 孫師多慈承衣鉢

#### 唯有勤耕報師恩

一直到二十三年前中國文化大學由孫多慈教授創辦美術系，我能忝入行列來教學生，並不是因為和她是先後同學，只因她看過我的作品，可能因為是同一系統學出來的，她看得順眼一些。

中外文庫  
之二十八

#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  
定價柒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鄭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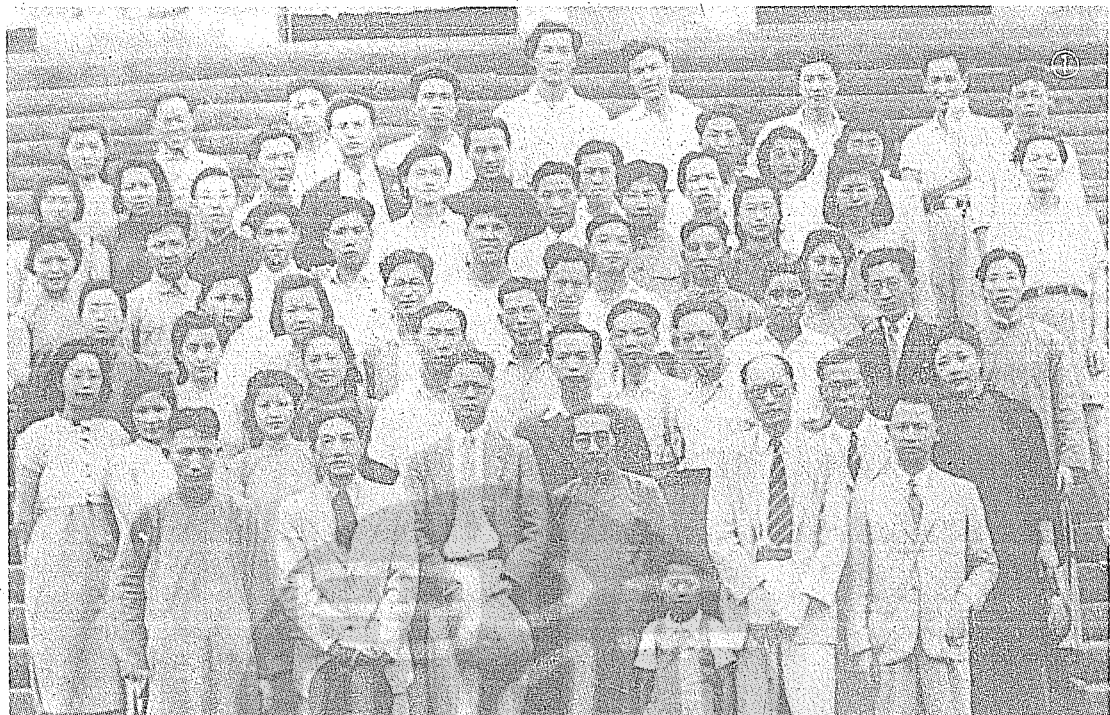
那時她已差不多五十歲了，在我們沒見到她之前，只有悲鴻師罵我們時的印象，想她一定是很兇的人，殊不知她不但和藹並且極客氣，只因我們好多老師都是她的同學，我們視她如老師，她一直謙虛，只肯承認是同學。與她相處十多年，一直到她因病去世，我們真正失掉了一位導師，傷心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。記得她在師大任教時，曾為五月畫會爭取教育廳的經費，也曾為謝里法、余兆漪去法國留學事，幫他們賣畫作為單程旅費，還不停的讚美他們二位的勇氣。這些不過是舉例而已，為什麼她如此之熱心？只是因為愛他們這些努力畫畫的學生，就如同悲鴻師愛我們一樣。我在文化大學從開辦任教至今，已教了近二十屆的學生，我不敢說我能學到悲鴻師愛學生的精神，但我也盡力而為。師恩難忘，唯一能報答他在天之靈的，也是努力作畫，努力教好學生。

民國三十四年七月八日，作者與淑子在重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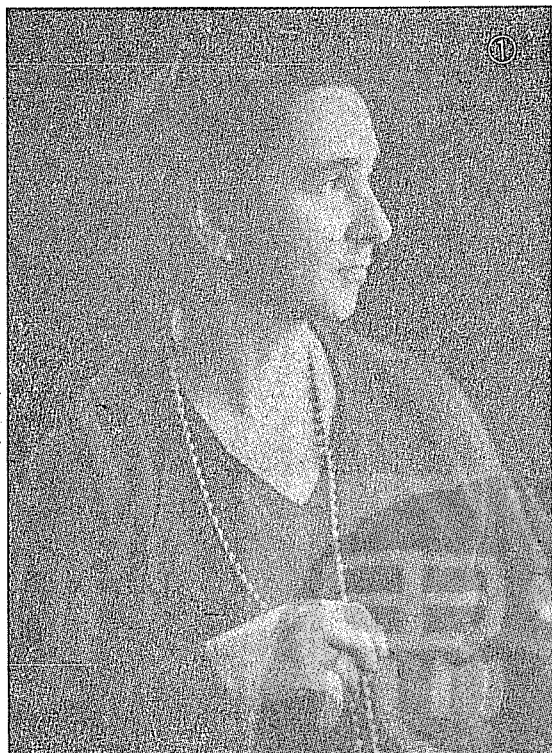
小龍坎楊家花園結婚，由徐悲鴻師為我們福證。結婚證書是由沈佐堯親手畫出來的一對，音樂組的同學用風琴為我們奏結婚進行曲，賓客多半是體育系與藝術系的師生，證書及簽名留念冊尚保存着，次日淑子才去學校參加遲延一個月的校慶及畢業典禮，我則因由體育系轉進來遲了兩年。八月裡日本投降時，我們在華西壩淑子家，真是欣喜若狂。記得三十五年春，悲鴻師才與廖靜文小姐結婚，我們又變成他們的賀客，撫今思昔，恍如隔世。

### 一三五頁圖片說明

① 一排左起傅抱石、徐悲鴻、左四陳之佛，二排右一張倩英，三排左二陸巽復，左三黃婉思，四排右二單叔子，最後一排右五吳承視 ② 徐悲鴻教授 ③ 呂鳳子教授。







徐悲鴻任中大藝術科主任時聘請的名教授①德籍史勃曼夫人，②奧籍史達拉士教授  
③張書旂講師，④陳之佛講師

